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艮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去為不處之象故為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易傳

旅小亨旅貞吉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戸闃其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所居而未困故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

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

是以言小亨又曰旅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

必不大於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小於小亨也

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易說

新安朱氏曰旅覊旅也山止於下火炎於上為去

其所止而不處之象故為旅以六五得中於外而

順乎上下之二陽艮止而離麗於明故其占可以

小亨而能守其旅之貞則吉旅非常居若可茍者

然道无不在故自有其正不可須臾離也本義○不知聖人特地做一个卦說這旅則甚語錄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

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一作能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為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

易傳

藍田呂氏曰旅失居而未得也旅在外者也處旅之道柔而得中以順乎剛則知屈以求伸也止而麗乎明則知所以安而不之於邪闇也此善處旅者所以得旅之小亨得旅之貞吉也

白雲郭氏曰旅自否來以六五為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為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為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為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為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為大義亦以山上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為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為小亨矣觀此則

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為大也如此是以詩人於闇亂之世則思古明王蓋下民之至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旅否之變也剛當居上柔當居下六居五失其所居而在外旅也然六居五柔得中矣得中則其柔不過得為旅之中道易說曰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柔得中則能順乎上下之剛不為剛所揜而小者亨順乎剛而柔失中旅道窮矣坤順也君子入國問禁與之日從新國之法順乎

剛也故曰柔得中而順乎剛此以六五言旅小亨也九居三未為失其所居也然剛自五而反居於下猶為旅也居三成艮屈其剛而止於下自謙屈之道也雖止乎下矣然九三正止而不失其正上麗乎離之明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麗乎明也正然後能麗乎明不正人將拒我矣正則吉故曰止而麗乎明此以九三言旅貞吉也旅難處也旅如六五柔得中乎外而

順乎剛在我者不失已矣乃可以小亨旅如九三止而麗乎明在彼者亦不失人矣乃可以貞吉是以旅一也而再言之易傳曰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則不能致大亨如卦之才則可以小亨得旅貞而吉也四方固男子之事居者必有旅也顧處之如何耳夫子歴國應聘嘗去父母之邦矣去他國矣欲浮於海居九夷矣蓋得旅之時義也旅之時不一而義者時措之宜知其時而不知

其宜不可也非大人孰能盡之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在卦氣爲四月故太玄準之以裝易傳

新安朱氏曰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以卦體卦德釋卦辭旅之時義大矣旅之時爲難處本義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伊川先生曰火之在高明无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

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火非山上之物山上有火火寓於山故為旅山上有火近者蒙其照遠者觀其明近者察而遠者服故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心服則情得獄以其立斷故不留也不留亦旅人之義

白雲郭氏曰易於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雖象有大小不同其為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

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以舜之聖猶至於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於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為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於卦象而不見於卦辭故孔子於象明之此盖義之大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山上有火明而止止而不處旅也君

子之用刑也雖明而止故明而慎於用刑雖止而

不處故亦不留獄明者或不慎慎者或留獄失旅

之象也雖有伏坎為獄兌為刑殺艮止慎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謹刑如山不留獄如火本義○明慎用

刑而不留獄郤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語錄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

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无所不至乃其所以致侮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為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它卦為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廹益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冗細其所為取災之道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居旅之時以柔居下方在羈旅而不能自振柔弱卑下其細已甚為物所陵志窮而災皆自取也

白雲郭氏曰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慎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於瑣瑣細末之務則闇於大義是其所以為取災之道歟夫窮志卑力於

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為於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為大人養其小體為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審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瑣瑣小也艮為小動而之四復成艮小之又小瑣瑣也初六小人之旅卑柔而不中正恃應而求於四者煩褻其細已甚故曰旅瑣瑣四巽極而躁火性炎上不能容初艮止也厭止妄動

往而復止人亦厭之志窮也坎險災也志窮遇險斯其所取災也艮為手有求取之象楚申侯是已曰斯曰其者初四上下皆有艮手取災之象故指兩爻言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旅之時以陰柔居下位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徳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徳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頼也得就次舍懐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強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内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云吉者旅寓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覊旅之人所頼者童僕也既

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 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柔居中承剛乘柔无所不順旅而即安者也即次以為居懷資以為用得童僕之貞以給使而不畔覊旅之安莫甚於此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雍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安

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不能困也童僕以助上為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二得位止而得位即次舍也離兊為嬴貨貝資財之象二巽為入懷其資也童僕一本作僮僕艮為少男初卑陰賤二在上畜之

童僕也初與二得童僕貞也童僕貞則二親信之而不疑旅在下柔而中正即次所遇而安也懐其資得三四五之助也又得童僕貞而下承之旅如是多助矣故動而之外終无尤之者五允為口尤之者也初六不正而曰貞者貞於二也貞於主人二巽東南主人位也歸妹九二利幽人之貞貞於五也童僕貞然後次舍可止資貨可有夫子曰審其所以從之之謂貞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即次則安懐資則裕得其童僕之貞信則无欺而有頼旅之最吉者也二有柔順中正之徳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先生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為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

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為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為可危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三居旅之時以陽居陽下體之上初二二陰皆相與而已為之長物之所不與故焚次喪童僕皆危道也

白雲郭氏曰旅以致明為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亨九三剛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自居反欲自脫於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

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為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為厲矣夫旅豈與人之道哉君子修巳安人自甲自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

旅有火之性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止也三得位止而得位次舍也巽木離火焚其次也九三在旅而過剛四五之所不與則失其所止有焚其次之象兊為毀傷也旅失其所止亦可傷也初艮為童僕九三既失其所止

以旅之故乃巽而與下失尊卑之宜初三易位初失其正喪其童僕貞也所以喪者為旅之義剛柔皆失中旅如是寡助危矣六居三不正危之道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故其象占如此喪其僮僕則不止於失其心矣故貞字連下句為義義喪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本義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為五所與為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為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旅為善然上无陽剛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〇四以近君為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為未得位也曰然則以九居

四不正為有咎矣曰以剛居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雖得資斧於旅為善其心志未快也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為瑣瑣志窮卑下不能大助於已但得其資斧之用而已志未有得故其心不快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四以陽居陰旅而自降然不當位姑可處而已故曰旅于處而自降物之所與雖得

其資斧而不得其僮僕躬自樵蘇雖有資斧未得所

安故心未快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

蓋亦安於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

能自修異夫童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

之快何如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

是也不然則雖得資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

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

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而象言未得位亦以見六二即次爲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得志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二三止而得位爲次舍四巽爲入而未得位行者處而已入對出言之爲處九四非安處也故曰旅于處兊爲羸貝資也離爲兵巽木貫之斧也得其資以爲利得其斧以爲斷上得乎五下得乎三之助矣九剛明之才而處四履謙能下

善處乎旅故得上下之利有資貨焉有器用焉雖不若六二亦曰得其所矣然未得位也上不足以發五之志下不足以致九二之賢雖得資斧未免為旅人故我心不快兌為決中為心四進而上道行於五而二應則快矣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居陰處上之下用柔能下故其象占如此然非其正位又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

柔之應故其心有所不快也本義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羈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為善離為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

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

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

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為上所逮也在

上而得乎下為下所上上字一无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

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

命終當致譽命也已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為

旅不必在外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雖之象也以力

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譽美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旅之時以柔居尊當文明之中以旅而不能自有故思射而取之然柔而无應既莫之獲且亡其矢斯未得其所欲者也然不安於尊上承上九終得上之譽命雖有所亡而不恤也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又為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為文明之君豈非射雉一矢亡之象乎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於天也蓋言人君修德於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茲豈非人君在旅之義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在旅卦不取君象君不可旅也離為雉雉文明之物文明人文也聖人止亂而不以威武者也離為兵伏坎為弓伏艮為手兵加之弓上矢也矢者射雉之器五動弓矢發離坎毀而雉亡一矢亡之也一矢亡雉者五得中道動而必中乎理之象然六五未當位雖有文明之德未可以動上九屈體逮之則令譽升聞而爵命之矣兌口在下與之譽也巽為命上卦之終由譽而後命之

始也未當位終也譽命故曰終以譽命五進上其在賔師之位乾西北賔之位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雉文明之物離之象也六五柔順文明又得中道為離之主故得此爻者為射雉之象雖不无亡矢之費然所喪不多終有譽命也上逮言其譽命聞於上也本義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先生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一有^上字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為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為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

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得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為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上則又甚焉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旅而用剛居物之上如鳥巢然將害之故焚其巢居物之上故先笑為物所害故後號咷服牛引重旅之所資物所不與喪牛于易而皆莫之告此其所以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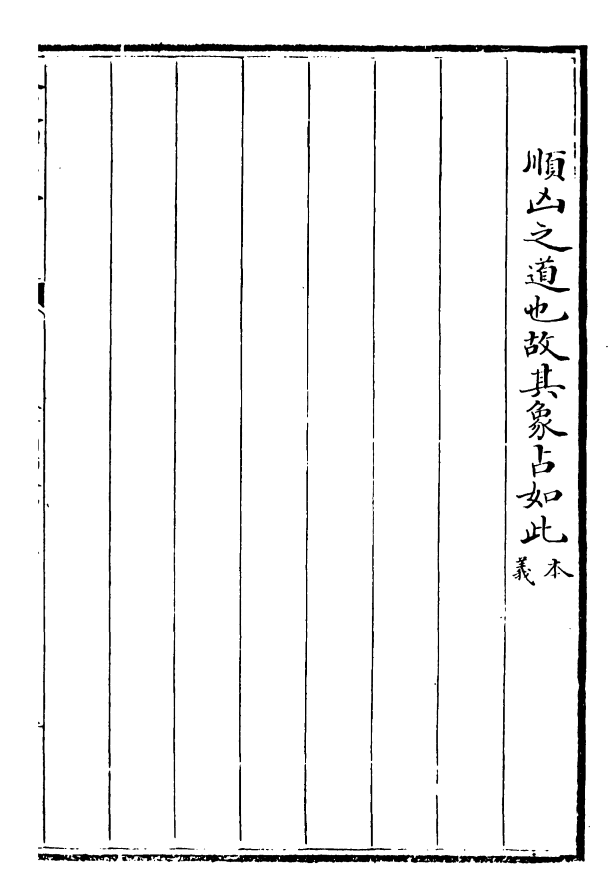
白雲郭氏曰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无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於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

三者究其終皆无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於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離為飛鳥九動變六成震巽巽為木震為竹葦鳥隱其中巢也上九極剛以高亢居上非旅人之宜巽木離火鳥焚其巢失其所也離目動震有聲笑也樂其未焚之前柔順謙下時也兌澤流於目巽號出於口哀於既焚之後悔其

先之時也上與三相應之地上六變而正成坤坤為牛九三應而上降三正成坎坎為耳上九高亢不變坤象隐喪牛也易輕易也火性剽疾上九極剛輕易也故曰喪牛于易九喪柔順三不往應坎耳伏矣輕易者自塞其耳而聰不明也陸機羇旅處羣士之上而不閑摩秀孟玖之毀其以高亢輕易而致禍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過剛處旅之上離之極驕而不



順凶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徳編

☴ 巽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巽序卦旅而无所取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羈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隂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易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兊皆剛中正巽説一作兊義亦相類而兊則亨巽乃小亨者兊陽之為也巽隂之為也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巽與兊皆剛中正巽兊義亦相類而兊則亨巽乃小亨者兊陽之為也巽隂之為也兊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内性柔也巽之亨

所以小也雍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沈潛剛克之意與易說

新安朱氏曰巽入也一陰伏於二陽之下其性能巽以入也其象為風亦取入義陰為主故其占為小亨以陰從陽故又利有所往然必知所從乃得其正故又曰利見大人也本義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令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為重複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剛巽乎中正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

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為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為過也_{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巽有所下而不亢也柔皆下乎剛巽也出命而至申命物无違者非上下皆巽不足以能之故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小亨而不可以大亨者柔道終不可以大也

執巽而行无往不利巽乎中正而志行故利見大人

白雲郭氏曰上下皆巽是為重巽上以巽入而化下下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剛以巽而无太過也柔皆順乎剛者下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无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亨而利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柔在下而承二剛巽也巽為風風者天之號令命者天之令也故巽為命内巽者命之

始外巽者巽而達乎外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惟可施之於申命先儒謂上下皆巽不違其令命乃行也若施之於它則巽已甚矣故曰重巽以申命此以兩體而言巽也巽自遯來訟之變六三之四上下皆巽九二之剛巽乎中也九五之剛巽乎中正也巽乎中正則其剛不過而所施當乎人心是以志行乎上下故曰剛中正而志行此以三四相易而言九二九五之巽也九二之剛巽乎正則初

六之柔順之九五之剛巽乎中正則六四之柔順之上下之柔皆順乎剛則物无違者而九二九五之志行故曰柔皆順乎剛此以初六六四言大者巽則小者无不順也柔皆順乎剛雖无違者然順乎中正乃善不然失所從矣六四離目為見大人者九五剛而巽乎中正者也剛巽乎中正而柔順之則柔者亦得其正而小者亨矣豈非小者之利乎故曰利見大人此以九五言巽之利也小者亨

矣故六四利有攸往利見大人而其道上行故曰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徐氏王昭素考王弼注有命乃行也四字當在重巽以申命之下疑彖或脫文理若有之在卦氣為七月故太玄準之以翁易傳

新安朱氏曰重巽申命釋卦義也巽順而入必究乎下命令之象重巽故為申命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以卦體釋卦辭剛巽乎中正而

志行指九五柔謂初四本義○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巽以行權兊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做却不成行權○問重巽以申命重字之義如何曰只是重卦巽是重卦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之吹物无處不入无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陰陽各有清濁偏正

並語錄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先生曰兩風相重（一作從）隨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易傳

藍田呂氏曰風行相隨所向皆靡故可以申命行

事

白雲郭氏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皆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是而從其於申命行事也何有易於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剠强之亦

難矣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爲風風巽而入者也前後相隨而至則歳事行矣故巽又有事之象傳言八風之至各以四十五日而成一歳是也君子申命諄諄者行事也行事莫如巽巽則易入易傳

新安朱氏曰隨相繼之義本義○巽象申命是丁寧反復之意風无所不入如命令之丁寧告戒无所不至也故象以之語錄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為宜也勉為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修立也_{並易}

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於武人之貞則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六居巽之時以柔居下為剛所乘進則必巽退則過巽疑而未決失其所守如有志於治莫若執巽順之志果敢以任事故利武人之貞利於武人之貞所謂果敢以任事也

白雲郭氏曰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初六又以柔而

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者不膚撓不目逃其志決於進者也初六疑於申命行事之際則敗且至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治已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以聞斯行諸是也然道雖不一於進而此利在行事是亦行權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初行事之始也居卑體柔不能自立過於巽者也退則不安進則无應又二剛據之

莫知所從巽為不果故曰進退志疑也六變九巽成乾應兊乾為健兊為決疑志去矣健決者武人之貞天道尚右故兊為武人志疑者不先治其志也君子自治其動以正行之以健決確乎不可移雖千萬人必往孰能奪其志哉故曰利武人之貞志治也巽為工有治之意易傳曰治謂修立也

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以陰居下為巽之主卑巽之過故

為進退不果之象若以武人之貞處之則有以濟其所不及而得所宜矣本義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中雖巽體而居柔為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過雖非正

禮可以遠恥辱絕怨咎亦吉道也史巫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為諂矣○二以居柔在下為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為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一无則字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无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巽

在牀下然不失中道下為之用故史巫紛若樂為之使吉而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諭虛華過實者言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二下體之中以陽居隂其巽已甚故曰巽在牀下以此事人失之太卑不能以自立以此事神雖史巫紛若敬不過中神享之矣故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白雲郭氏曰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

於萃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是道也雖神明可交而受福況人乎然過於巽在聖人之道疑若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德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得中也然惟九二剛中故有巽在牀下之美不然殆且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巽初坤變乾也巽爲木坤西南方乾爲人設木於西南之奥而人即安焉者牀也巽股

變艮股見手伏蒲伏於牀下之象九二不正界巽如此宜有咎然九二剛中其動也正界巽者非為利也將以誠意感動九五而已故用史巫紛若吉吉者正也九二之動上之五成震震為聲五之二成兌兌為言上九宗廟兌口出聲祝史道人之意以達於鬼神之象六降於二巫以鬼神之意告於人之象史巫皆尚口而巽故也四巽離為絲二五升降史巫紛若則界巽之意達於上下巽在牀下

何咎之有此子游重服立諸臣之位以感悟文子之道也二五中也九五未應則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乃為得中易傳

新安朱氏曰二以陽處陰而居下有不安之意然當巽之時不厭其卑而二又居中不至已甚故其占為能過於巽而丁寧煩悉其辭以自道達則可以吉而无咎亦竭誠意以祭祀之吉占也本義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以柔順相親所乗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履剛勢不得行其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三處陽剛失巽之道乘剛而動頻吝所

宜志在比物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復之六三陷衆陰之中而未遠於陽不得已而求復故致於頻復巽之九三以陽居陽主於高亢而爲六四陰柔之所乘不得已而卑巽故至於頻巽志窮而巽勢不得已吝道也

白雲郭氏曰過於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以有行是以窮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頻水厓與復六三頻復之頻同兊水澤三水澤之際九三重剛不中在下體之上巽極而決躁不能巽者也將遂其剛亢歟則上臨之以巽四以柔相親九二之剛近而不相得將變而為柔歟則安其所處憚於改過有吝之意然志已窮不得已而巽猶人行至於水之厓欲前得乎故曰頻巽之吝志窮也易傳曰雖欲不巽得乎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過剛不中居下之上非能巽者勉為

厲失吝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无援而承乘皆剛宜有悔也而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為乾豆一供賔客與充庖一須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陽如田之獲三

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至善故悔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茍善處則悔或可以為功也（一无悔字）○巽於上下如田之獲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之德以居陰位雖或乘剛悔終可亡近比於五不為諂妄而又二三并為所獲不私其累而樂為已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之功也

藍田呂氏曰六四乘剛宜悔而以隂居隂上承九五能全巽道非特悔亡所獲亦多

白雲郭氏曰六四近君志決於進无初六之疑既无羣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是觀之則剛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巽之為道豈柔弱畏懦之義哉是具可與有行也

漢上朱氏曰四无應乘承皆剛宜有悔四本遯之六二自二之四一變訟二變巽二田也艮為手巽道上行之四得位處二陽之際上巽於五下巽於三三爻皆正而相得故田獲三品古之田者上殺中殺下殺為三品三品則徧及於上下兊有刑殺之意而又伏艮為黙喙之屬巽為雞離為雉為三品以巽事上臨下上下與之巽而有功雖无應也乘承皆剛也其悔亡矣故曰有功也易傳曰天下之事

茍善處則悔可以有功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无應乘承皆剛宜有悔也而以陰居陰處上之下故得悔亡而又為卜田之吉占也三品者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一以充庖本義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明道先生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為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

有所革也自甲至於戊巳春夏生物之氣巳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別一般氣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為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中正為吉柔巽而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何用命也何用

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巳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惟得中為善失中則悔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

曰讓始也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為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時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為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為象以柔而用剛也惟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惟用剛故有九

五正中之吉是爲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人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慎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後三日而申命之夫上有巽入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莫易於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慎之至也慎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復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葢命令以是爲吉也庚即命

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甲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君位而正中巽為號令有申命之象故舉全卦以畫一爻之義五无應宜有悔正故悔亡動則二應之二五皆正故无不利初二不正始未善也五正善而有終也无初故申命申命則有終初未善也故巽以命之先庚三日變家人

變益之時也下三爻震震納庚離為日先於此庚之使善也後庚三日變噬嗑變震之時也震納庚離為日後於此庚之慮其未盡善也先庚後庚主於中正也十日之次以戊巳為中過中則變故庚謂之更更而正中正則吉此九五之所以吉歟蠱卦六五柔故為蠱巽九五剛乃有更變之善更天下之獘其惟剛中乎易傳○又曰巽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吉虞曰震庚也謂變

初至二成離至三成震震主庚離為日震三爻在前故先庚三日謂益時也動四至五成離終上成震震三爻在後故後庚三日也巽初失正終變成震得位故无初有終吉震究為蕃鮮白為巽也巽究為躁卦謂震也又曰乾成於甲坤成於庚陰陽天地之終始故經舉甲庚於蠱彖巽五也震庚圖說

新安朱氏曰九五剛健中正而居巽體故有悔以有貞而吉也故得亡其悔而无不利有悔是无初

也亡之是有終也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本義○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並語錄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

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先生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一无者字）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為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為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為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巽過極難為之下物不為用故曰喪其資斧凶資斧尚喪餘用彈矣易說

藍田吕氏曰上九處巽之窮以陽居亢位之地其巽已甚與九二同故巽在牀下窮矣其所養失其備用失其利守是不變正入於凶故曰喪其資斧正凶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為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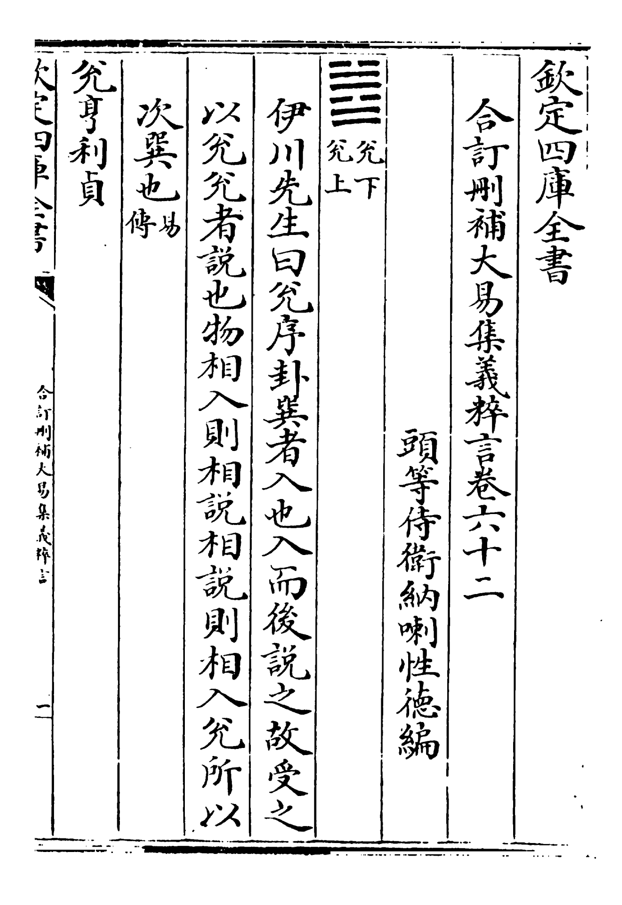
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其利令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故巽在牀下无用於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非悔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失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九以巽而居高位處之不當窮則變而反下三以重剛乘之巽股變艮手有恐懼自

失而蒲伏於牀下之象故曰巽在牀下離兑為贏貝為資所以利也離為兵巽為木貫之為斧所以斷也上窮反三離見巽毀故曰喪其資斧喪其所以利則莫或愛之喪其所以斷則莫或畏之正乎凶矣上復位遇坎險正凶也魯自襄公三家分其民其君四世從之至昭公失國无所竄伏蓋處上極巽盡亡其資斧乃正凶也方自失之初告之以凶詎肯信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巽在牀下過於巽者也喪其資斧失所以斷也如是則雖貞亦凶矣居巽之極失其剛陽之德故其象占如此正乎凶言必凶本義○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无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一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二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兑下兑上

伊川先生曰兑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兑所以次巽也易傳

兑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為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為邪諂而有悔咎一作吝故戒利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兌之為說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為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

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矣故兌因貞而利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兌說也一陰進乎二陽之上喜之見乎外也其象為澤取其說萬物又取坎水而塞其下流之象卦體剛中而柔外剛中故說而亨柔外故利於貞蓋說有亨道而其妄說不可以不戒故其占如此又柔外故為說亨剛中故利於貞亦一義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兌以說為義人情憂則抑塞說則流

暢所以亨也然人情相說則易流於其所順利者苟非正則必入於淫僻所利者正則說之正體也聖人象兌之義而指正體以示人象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以卦體論之上下卦中爻皆剛而外爻皆柔夫柔和樂易固為可說儻其中无所守則其所謂樂易可說者必易流動故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正則至公无偏而上有以順乎天歡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此則兌之大體也自說以先民

而下則究之用也大抵當適意時而説與處安平時而説皆未足為難惟當勞苦患難而説始見真説聖人以此先之故能使之任勞苦而不辭赴患難而不畏如文王之作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則民忘其勞也楚莊主伐蕭軍士多寒王循而撫之三軍之士如挾纊此雖未足以望聖人之師是亦三代使民忘勞之遺意也至於説之大民勸矣哉又指説之正體而結上文也易説

彖曰兊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先生曰兊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為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為說而能貞也利貞之道宜正一作貞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

以干百姓之譽者茍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茍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說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說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說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說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說服為本故聖人贊其大易傳

藍田呂氏曰兊有所說而不斁也

白雲郭氏曰兊之為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說物无私則貞足以說物則亨此兊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兊說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此得兊說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兊說

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中心悅而誠服之道也是能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惟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說天下知說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說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說人也在道

論之則非民情之説聖人有所不敢為必説在事為之先則民可忘勞説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説而欲覬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无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无憾所謂説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説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説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昧者充私情故勞而曰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曰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説道之大有至

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說之大也孟子嘗
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
不悅則勿取若孟子者所謂知說之先民者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以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
見乎外者也兌巽之反初六之上六四之三柔說
於外二五不失其中以說行剛而剛柔皆亨故曰
兌亨彖曰兌說也此合兩體卦變而言兌也剛中
則實柔外則接物以和說而正則和而不流卦九

五剛中而正九二剛中而又戒之以利貞者二三四不正不正則陷於邪諂悔吝將至故說道利正非道求說不利也亦何由亨哉故曰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此以兩體六爻言兊也乾天也上五天位也坤順也初六之上而說順乎天也三四人位也六四九三相易而說應乎人也天人殊位順乎天者要在於應乎人而已天之說萬物陰陽相說降而為澤說之非其時則亦不能說矣湯武之征伐

出其民於水火之中而民大說是所以順天也知人則知天知天則知說之道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以上六六三兩交而言兌也坤為衆民也坎為勞兌決坎為大川險難也坤為死以内卦言兌先於坤說以先民也坤衆從之兌見坎伏民忘其勞也以外卦言之巽股而涉大川之險坤化為兌民忘其死也夫就佚辟勞好生惡死民之常情用之以說乃忘四體之勤決一旦之命而不顧非說

之以道能如是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之東征是也故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民和則氣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說之大天地不能違而况於民乎故曰民勸矣哉此再合兩體兼伏文而言兑也在卦氣為秋分故太玄準之以沈

易傳

新安朱氏曰兑說釋卦名義說之大民勸矣哉以卦體釋卦辭而極言之本義○兑說若不是劉中便

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剗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說若不剗中便是違道干譽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彖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乃學者之事此又聖人舉一隅以示人欲學者以三隅反而見易道之无窮也在王者觀之如此在卿大夫觀

之如此在學者觀之又如此各隨所觀而見其義至於說之體則一也故易之觀象有指一卦之義而言之者如艮之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之類是也有無他義而言之者如革之治歷明時是也觸類而通則兊之象固可見矣麗澤兊兩澤相並之象大凡兩澤相麗則水氣相通浸潤浹洽兩有所資正如朋友之交相琢磨也大抵事皆不可過於說和易而過於說必入於淫邪恩義而過於說必

至於煩瀆至於朋友講習最天下之可說雖說之過亦无害也講習之益朝夕相處不惟切磋琢磨之際有益也其意氣相浹洽如兩澤相並浸潤漸漬雖不言之中而更相感發者固多矣不惟就問能者然後有益雖不能者問於我亦可因以自覺无非有益於我者也今之學者惟其不專意於講習故羣居相與多至於爭是非較勝負使其一意講習則秪見處衆之可樂而不見其多事矣學者

欲自驗為學者之進否觀其處衆之樂與否可也

易說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濂溪先生曰人生而蒙長无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通書

康節先生曰兊說也其它說皆有所害惟朋友講習无說於此故言其極者也 觀物外篇

伊川先生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先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易傳

天下之說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說无害兊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兊澤有自相滋益之意○語録

藍田吕氏曰澤用麗則相漸潤朋友講習有相漸潤之益

白雲郭氏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徵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為說也況天下大說又有在於朋友講習之間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麗連比也澤水所鍾兩澤相麗重說

也說之大者也天下之可說而无斁者无若朋友講習之為大也易傳曰兩澤相麗互有滋益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兑與兑同類為朋初上五始終以正相助為友兑為口為講兩兑為習九五初九之君子以朋友講其所知習其所行相滋相益體麗澤之象易傳

新安朱氏曰兩澤相麗互相滋益朋友講習其象如此本義

初九和兊吉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伊川先生曰初雖陽爻居説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為説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為説而无所偏（一无偏字）私説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説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説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謟初隨時順處（一作處順）心无所係无所為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又以其處説在下而非中正故曰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

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九居兊之初以剛在下剛柔不過者也以此行說未有疑之者故吉

白雲郭氏曰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兊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是以得兊之吉也夫知和爲說

不和為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為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感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亦无自而至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初九剛而處說无偏係之私能可否相濟者也故曰和兊九四疾惡六三小人然體巽不果不果疑也初九動而上行以濟其決而巽毀九四相易六亦得位而正正則吉故曰和兊吉初

九遠於六三无嫌於說小人九四未疑也是以能濟其決否則四疑矣晉訾祐實直而博范宣子朝夕顧之以問國事不正其身未有能決人之疑者故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陽爻居說體而處最下又无係應故其象占如此○行未疑居卦之初其說也正未有所疑也並本義

九二孚兊吉悔亡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承比隂柔隂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徳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心之所存為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者也故知說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兊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狥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爲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寛克仁彰信兆民盖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兊信志之

理一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三小人非道來說九二比之以陽說陰宜有悔且凶九二誠實自信於中動則九五應之信孚於人久矣雖比於小人和而不同矣何疑於相比哉始雖未孚終必相說二動而正正則吉而悔亡故曰孚兑之吉信志也夫石碏石厚父子也叔向叔魚兄弟也子產伯有同族也雖比也豈能說之易傳曰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

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中為孚居陰為悔占者以孚而說則吉而悔亡矣本義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為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性一作性陰下也失道下行也○自處不中正

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兌巽之反初二三皆自外來柔不當位而乘剛求說於二說之不以道者也故曰來兌三高位也柔邪而說高位凶矣故曰來兌凶楚費無忌漢息夫躬唐伾文乎 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不中正為兌之主上无所應而

反來就二陽以求其說凶之道也本義

九四商兑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隂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遠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

以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陽剛之道而福慶及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論為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商兑如賈求售上說乎五恐不獲乎上是以未寧能介六三諂邪之疾故有喜喜則有慶受上寵也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安從說而擬議不遑寧是知所擇者也為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尹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於享天心革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舍所說而比五故為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

九四舍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守節者謂之介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兑為贏貝貨財也四動離為震噬嗑為市之象巽變之其於市也為利三倍商賈之象商賈度利而動故又為商度之象動承坎坎勞卦勞未寧也商兑未寧者擬議所從度利而未定

者乎介者陽剛介於三五之間也從五正也從三不正也陰陽失位為疾九四陽失位六三陰失位九四以君子疾小人六三以小人疾君子九四宜有憂矣而有喜九五陽得位為喜四疾六三不與之交動而正上從於五則君臣相說而有喜矣夫唐虞文武之際得人為盛而四族三叔未嘗不疾君子然不害為治者從君子而不從小人可不慎其所從乎易傳曰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

行道福慶及物為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係所從耳易傳

新安朱氏曰四上承九五之中正下比六三之柔邪故不能決而商度所說未能有定然質本陽剛故能介然守正而疾惡柔邪也如此則有喜矣象占如此為戒深矣本義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

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説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説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强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為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為戒之意深矣

剥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剥則

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為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感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說六三之進則是孚于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兊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

下心說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兊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悦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兊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剥位正當也剥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説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茍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剥之謂也孟子曰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為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剥陰消陽也六三在下進而上則四五消有剥牀之象故六三謂之剥九五正天位有剛健中正之德當乎位位與德非不足也然孚於六三之小人則九五危矣六三取說而已无獻可替否之義小人道長則君子之道日消安得不危易傳曰巧言令色孔壬舜且畏之其可忽諸易傳

新安朱氏曰剥謂陰能剥陽者也九五陽剛中正然當說之時而居尊位密近上六上六陰柔為說

之主處說之極能妄說以剥陽者也故其占但戒以信於上六則不危也位正當者與履九五同（本義）

上六引兊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他卦至極則變兊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

引而長之雖説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説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强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與三爲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説有引之而説者從人也隂柔不足以有爲引之則從人而説盖上六不當有事之象

无毀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至於失已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說道之成六正已輔九五剛健中正之君宜有膏澤下於民而未光何也以引六三之小人也三巽為繩離為光上六之說三相引之如擧繩然為山一簣之虧也此所以未光歟六三兌之小人也故初九剛正者不疑於三而行也九二剛中不比於三也而悔亡九四以三為疾九五

孚於三而厲上六引三而未光小人以說進而為害其可不慮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六成說之主以陰居說之極引下二陽相與為說而不能必其從也故九五當戒而此爻不言其吉凶本義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三至六十六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三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坎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渙序卦兌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易傳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于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一作必由中能一作貞字有利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

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或問禘之説孔子曰不知也則其説蓋有言論之所不能及也非求之度數之末所能知也惟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為渙而散

天下之難亦為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難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難渙則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於有廟以致孝享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象也利貞者渙難以是為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有廟孝享必至於嚴父配天而後其道盡故象又言享于帝立廟所以終王假有廟之義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渙散也爲卦下坎上巽風行水上離
披解散之象故爲渙其變則本自漸卦九來居二
而得中六往居三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故其占
可亨又以祖考之精神既散故王者當至於廟以
聚之又以巽木坎水舟楫之象故利涉大川其曰
利貞則占者之深戒也本義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
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　王假有廟之義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謂也中者心之象剛

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
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
其心斯得民矣享帝立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
道无大於此故云至於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
治渙之道當濟於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
木也下坎水大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
木之象乘木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
義有是象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渙離其羣而散也渙之為卦自否而成否之九四來居於二離乾之羣與初六六三相比故曰剛來而不窮六二上居於四離坤之羣上承九五故曰柔得位乎外而上同剛柔皆離其羣故曰渙離羣而上下交故亨萬物之散剛得尊位而在中則人神有主矣故王假有廟渙則物離非涉難有功不足以濟故利涉大川巽在坎上乘木

涉川之象也

白雲郭氏曰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為二柔自二升而為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内升位乎外而上同此言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王居渙難之中故難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以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渙否九四之變也險難離散否塞解

釋剛柔皆亨故曰渙亨此以卦變言乎渙也九二之剛自四而來動於險中二陰不能陷解難散險又處之以中者也險豈能窮之哉五得中道出乎險外六四之柔自二而往正位乎外而以巽順上同於五君臣協比能守其中者也天下之難患處之者不以道及其出險又或不以道守之則亂者不解解者復亂二五之剛四之柔處之守之皆不失中故曰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此以

二四五三爻言渙之才所以致亨也天下離散不安其居者本於人心失中鬼神依人而行離散則鬼神不饗聖人推原其本將以聚之故建國設官以為民極而宗廟為先宗廟者收其心之渙散而存之也人孰不有父母知報本則知祭祀出於人心復其本心則離散者可合而天下元事矣治渙之道也假至也謂五也上為宗廟艮為門闕五王位中者心之位九五有入自門闕至宗廟得人心

而存之之象易傳曰卦之才皆主於中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已故曰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此再以九五而言渙之才也利貞者五也坎為大川巽為木為股據正體巽四二皆為我用以之濟難而功歸於五言乘木有功則利貞在其中矣合天下之離散非正其可乎故曰利涉大川利貞彖曰乘木有功也此再以九五二四言渙之才也易言木者三益渙中孚存五行也在卦氣為六月故

太玄準之以文 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來柔得位以卦變釋卦辭中謂廟中 本義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些不穩却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无那隔驀兩爻底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

川先生説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説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説得深只是輕輕地説過　問渙卦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先生曰是居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並語錄}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伊川先生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救天下之渙散至於享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宗廟

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享帝立廟人心之所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易傳

藍田吕氏曰風行水上波瀾必作振蕩離散不寧之時王者求以合其散莫若反其本享帝立廟所以明天人之本也

白雲郭氏曰水難也風行水上則无不散矣此渙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難渙之時莫急於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

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風行水上渙然離散之象離散之時天下之險難方作先王以是享于上帝以一天下之心使知无二主也立廟以合天下之渙散則人知反本鬼有所歸享于帝立廟離散者一矣帝乾上九也上又為宗廟巽股為立坤為牛坎為血享于帝也觀此則知魯用郊晉祀夏郊魯有周廟鄭有厲王之廟非先王意也秦位在藩臣臚於郊祀

天子不能制反致文武胙卒併天下揚雄曰僭莫

僭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雄其知渙之說

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皆所以合其散本義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又

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勢辯

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為教深矣馬人

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為力則易時之順也　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居渙之初以柔在下力弱難濟用拯斯難馬壯乃吉乘車者馬在前前遇九二之剛故曰馬壯與明夷六二同義柔能乘剛其體順也

白雲郭氏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无不濟矣是其所以吉也天下之事辯之於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爲渙難者初能比二四

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於其應能免其身幸矣明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健順為義故坤之彖有取於馬也易說

渙上朱氏曰虞翻陸震本作壯吉悔亡拯古本作抍音承舉也六四得位近君正而巽可以濟渙然莫或助之初欲抍四才柔位下而在坎中且四不相應乃舍四用二用二乃所以抍四也二剛中之才坎為美脊之馬初二相易成震震為作足馬美

脊而作足馬之壯健者也四艮為手震為起起手以承六四拼之象是則足以資六四之剛而載其上矣故曰用拯馬壯吉正則吉而悔亡初六處不當位本有悔也六坤柔順以陰求陽始渙而拯之亦順也故曰初六之吉順也五爻皆言渙初獨不言易傳曰渙難之勢辯之宜早方渙而拯之不至於渙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為

刀既易又有壯馬其吉可知初六非有濟渙之才但能順乎九二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伊川先生曰諸爻皆云渙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亡也机者俯憑以為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為机初謂二為馬二急

就於初以為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時合力為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為机非也方渙離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　渙散之時以合為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曰奔其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不能

出其悔終存

藍田呂氏曰九二机可憑依以為安物之在下而靜止者也二乘初六柔靜在下机之象也俱无正應近而相得渙散之時得所憑依獲所願也

白雲郭氏曰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為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惟得中就安故彖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

與悔亡皆去危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巽為木坎為揉震為足艮為手在上體為肱揉木令曲而有足肱據其上机也二四合乃有此象二有剛中之才處險而不當位宜有悔二能奮身出險上奔於四四來憑之以安机憑之以安者也是以悔亡震足動奔也故曰奔其机二本否四在二者渙散之時也二之情不忘乎四猶逃亡之人不忘故國奔則得中心之所欲二者

中心之位也故曰得願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而居二宜有悔也然當渙之時來而不窮能亡其悔者也故其象占如此葢九奔而二机也本義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四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即是依文觧義說終是不見得四居二之為安二居四之為得位是如何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並語錄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然以隂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　志應於上在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援上而進惟求自脱於險无悔而已非

能及物者也易説

藍田吕氏曰六三獨應上九挺身出羣雖未離險志已在外故得无悔

白雲郭氏曰渙離之時六三知應於上而不知有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其為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應終亦不為悔也志在外者志應上九也易説

漢上朱氏曰所以致渙者險在内也四五濟險之

位六三處不當位近險宜有悔然不與險爭動而之上自脫於險非拯時之渙以濟人者也其正躬畀巽以遠於悔者乎坤為身三上相易析坤成巽離目視下鞠躬之象故曰渙其躬无悔象曰志在外也之外則无悔三上合而得正也蘧伯玉聞衛亂而出近闕杜洩葬叔孫豹而行之時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而不中正有私於己之象也然居得陽位志在濟時能散其私以得无悔故其占

如此大率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本義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為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同功所以能

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元能字使之羣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邱匪夷所思贊美之辭也邱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　稱元吉者謂其功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已處險外元私其應常以拯衆為心則

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於五則非能平均其慮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四自否六二上居於四離陰之羣上比於陽出幽谷而遷喬木者也知反其本故元吉邱處乎高謂九五也散而升高雖進於光大然自下而上疑非所安心不得平故匪夷所思

白雲郭氏曰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為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

能渙天下之難也羣者天下罹於難者也能渙天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於其躬而已故元吉難雖渙散猶若有邱馬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邱則匪夷矣有邱匪夷之思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已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亡苞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王懲而毖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於夏商可見然易之卦變屢見於彖至渙尤明見於二爻

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惟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辭可得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衆渙三陰羣也四巽順而正居近君之位上以巽乎五下以巽乎二二剛中有濟渙之才而二陰比之四屈已濟難與衆同患得九二之助陰服矣則渙者合異者同共圖天下之渙是以元吉元吉則濟渙之志光且大矣坎為光陽

為大也渙之時用剛則不足以懷之用柔則不足以制之四二協力剛柔共濟渙而至於羣天下始可以聚矣五艮為山半山為邱邱聚也六四得九二以合其羣其心思之所存者在五五得位羣陰之所聚如物之聚於邱五中正善羣然非四合之亦不得而羣矣四視二陰等夷也四正初與三不正坤土思也所思匪若二陰之所思不正故九二為用二陰服之否則渙散矣其能效美於君有邱

之實乎故曰渙有丘匪夷所思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離散名伯之徒佐王建國親諸侯遣使勞來安集渙其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陰得正上承九五當濟渙之任者也下无應與為能散其朋黨之象占者如是則大善而吉又言能散其小羣以成大羣使所散者聚而若丘則非常人思慮之所及也本義

是東坡會做文字了却湊著它語脉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

云渙散了都成羣都不成語句惟東坡說道渙散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下混一之際破散它那小羣成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渙非渙其羣也葢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爲

文章故此等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以渙濟渙也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並語錄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伊川先生曰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惟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

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為稱而无咎
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
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
元吉五惟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
為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
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　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
能如五之為則居尊位為稱而无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

以免咎不私於應故為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

王道自居乃旡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五剛得位尊而在中為渙之主者也渙道既行散上下之否而陰陽交物情大通渙然浹洽發號出令而民恱服故曰渙汗其大號天之陰陽交則雨人之陰陽交則汗也渙王居旡咎正位居中而為之主也

白雲郭氏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則號令之出其猶

渙汗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君臣合德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則王居之渙羣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則宣力四方盡臣職也吉孰大焉故元吉此君臣之義不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有疾者閉塞不通陽降陰升浹於腠理否者亨矣否乾降二坤陰升四降者成坎坎水

渙於上下汗出之象號令如之巽為號陽為大九五出號令者也故曰渙汗其大號五至三體觀有風行地上省方設教之象能發新命以順民上下交通險難解釋渙汗其大號也渙時民思其主故王居正位乃无咎在它時安居不能順動則有咎矣故禹別九州而終於冀湯勝夏而歸於亳武勝商而至於豐王正位則渙散者知所歸矣乾五為王艮為居止也得正則无咎然九五非六四之賢

與上同志安能發大號居其所而治哉易傳曰再言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此則无咎易傳

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當渙之時能散其號令與其居積則可以濟渙而无咎矣故其象占如此九五巽體有號令之象汗謂如汗之出而不反也渙王居如陸贄所謂散小儲而成大儲之意本義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説一汗字為象不為无意葢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

中心由中而外自近而逺雖至幽至逺之處无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四體也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㑹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並語錄）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逺害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難之象惟上

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不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為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為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故以能出渙遠害為善也　若如象文為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蓋血字下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_{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雖與三應而遠處物外隂陽之所不爭名位之所不累全身遠害得散之義故血去逖出无咎

白雲郭氏曰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憂故渙其血去逖出而後无咎也逖遠也違難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葢止於

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然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哲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歟此葢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吉可以知凶由凶可以見吉斯得知微知彰之義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先儒讀渙其血作一句去逖出作一

句以象考之當從先儒九二坎坤為血血者相傷之象涣五爻不應上九獨應六三六三近險見傷上九下應之三上相易上復成坎而傷故曰涣其血言上三俱傷也上九能去六三遠出乎險之外自處以巽不陷於險則是去而遠害於義无咎逖遠也故曰涣其血去逖出无咎一本作去惕出巽為多白眼有惕懼之象然象曰遠害當從逖矣涣時以合涣為功上九居不用之地故遠害无咎係

於六三而不去其傷自取也也若施之用事之地則有咎仲由死於衛季羔避禍而去一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上九以陽居渙極能出乎渙故其象占如此血謂傷害逖當作惕與小畜六四同言渙其血則去渙其惕則出也本義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六十三